佛說魔嬈亂經

失譯人名附後漢錄　容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跋祇尸牧摩鼻量鹿野園中彼時尊者大目乾連為世尊作窟時露地彷徉教授令作彼時魔波旬自化其身令微小入尊者目乾連腹中彼時目乾連便作是念何以故我腹便重猶若食豆我寧可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己腹於是尊者大目乾連離彷徉處至經行塲敷座師壇結跏趺坐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已腹彼尊者大目乾連即便知之此魔波旬入我腹中於是尊者大目乾連還從三昧起告魔波旬曰汝波旬還出汝波旬還出莫觸嬈如来及如来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於是魔波旬便作是念此沙門亦不知不見而作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嬈如来及如来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謂彼世尊有如是力如是有所

梵

能彼世尊猶不能知我見我况復弟
子能知能見是事不然汝波旬汝所
念我亦知之汝所作念沙門不知不
見而作此言波旬出波旬出莫觸嬈
如来及如来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
苦無義饒益謂彼世尊有如是力如
是有所能彼猶不能知我見我况復
弟子能知見我是事不然於是魔波
旬復作是念此沙門為知見我而作
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嬈如
来及如来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
無義饒益於是魔波旬即從尊者大
目乹連口中出便在前立彼魔波旬
却住一面巳尊者大目乹連告波旬
曰波旬昔過去世有如来名拘樓孫
無所著等正覺我在彼時亦為觸嬈
魔我有妹名迦羅汝是彼子汝波旬
當以此知汝是我妹子彼拘樓孫如
来無所著等正覺魔波旬有弟子名
毗樓音聲薩若最上最賢勝諸弟子何
以故波旬而今尊者毗樓字為毗樓
薩若波旬此尊者毗樓者住梵天上
能以音聲滿千世界無有弟子與此

等者與聲等者無相似者謂能說法
此波旬以是故而令尊者毗樓名曰
毗樓薩若此波旬以何方便令彼名
薩若字曰薩若此波旬名薩若者彼
依村城住早起著衣服持衣鉢詣村
城乞食自護其身諸根具足意念常
定彼詣村城乞食已中後而還舉衣
鉢澡浴其足舉屣師壇著右肩上若
至靜處若至樹下若至空處依數屋
師壇結跏趺坐輕舉速疾入想知滅
正受彼中牧羊人若見牧牛人或擔
薪人或行路人若見彼速疾入想知
滅正受見已作是念此沙門坐此靜
處今命終我等寧可以乾草木牛糞
若數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當還彼
牧羊人牧牛人擔薪人行路人以乾
草木若數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
離而還於是尊者薩若過夜已從三
昧起輕舉速疾抖擻其衣依城村住
彼晨起著衣服與衣鉢俱詣城村乞
食自能護身具足諸根意念常定若
彼所見牧羊人牧牛人擔薪人行路
人見已作是念此沙門在他靜處而

命終我等以乾草木牛糞若敷碎
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令
此尊者還復命存此波句以是方便
故名為薩若字曰薩若還生於是度數
弊也也鏚提句悪也常波作是念此剃頭沙門
以黑纏形彼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
於禪猶若驢常荷檣繫在櫪上或
不得麦禪而禪與禪相應常行於禪
如是剃頭沙門以黑纏形或與禪俱
與禪相應行禪猶若猫子在於鼠穴
前而欲捕鼠在中禪而禪與禪相應
行於禪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
常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禪猶若鵂
狐在空牆上在中捕鼠禪而禪與禪
相應常行禪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
纏形常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禪猶
若鵄在水岸上伺魚於中禪而禪如
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與禪相應
禪而禪此去何名為禪為何所禪為
是何禪或亂或忘或不定我亦不見
来亦不見去亦不見住亦不見終亦
不見生我寧可為婆羅門居士說如
是此沙門精進當罵之當打當說非

梵

當恚之若少多罵打瞋恚説其非若
意有異者此惡魔求其便索其便或
得其便或得其因緣此魔波旬為弊
魔而向婆羅門居士彼沙門精進當
罵之説其非當瞋恚之彼精進沙門
當以木打之當以石擲或以杖撾或
破彼精進沙門頭或裂衣壞鉢謂彼
時婆羅門居士命終彼因彼緣身壞
死生惡趣泥犁中生彼巳作是念今
巳受此苦更或能復劇是處而我於
精進沙門發於邪於是波旬取拘樓
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弟子破其頭
壞其鉢裂其衣便往至拘樓孫如来
無所著等正覺所彼時拘樓孫如来
無所著等正覺在無量百千衆前圍遶
而為説法拘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
覺遥見弟子頭被打破衣鉢被裂從
遠而来見巳告諸比丘汝諸比丘當
見此比丘為弊魔向婆羅門居士説
汝當取精進沙門罵之撾打當瞋恚
少多撾打瞋恚意或能有若干而此
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求其因緣得
其因緣汝諸比丘當與慈俱滿一方

梵

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
意與慈俱無怨無二無恚極廣極大
無量極分別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
如是意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
正受住當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
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緣於是波旬向
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說
如此言彼與慈俱滿一方已正受住
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意與慈
俱無怨無二無恚極廣極大無量極
分別滿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與悲
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謂彼
惡魔求其便索其因緣不能得其便
不能得其因緣於是波旬弊魔作是
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此沙門便不
能得此沙門其因緣我寧可向婆羅
門居士說汝當取此精進沙門當恭
敬承事礼事供養少多供養承事
礼事已若意有異而彼弊魔求其便
索其便索其因緣得其便得其因緣
此弊魔波旬向居士婆羅門說彼精
進沙門當供養當承事礼事令婆羅
門居士脫衣敷地而作是言令此精

進沙門當蹈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
行此精進沙門為極苦行當令我等
於長夜得義饒益令婆羅門居士自
洗其鬚以敷著地而作是言精進沙
門當蹈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行此
精進沙門為極苦行當令我等於長
夜得義饒益當令婆羅門居士手執
囊種種滿中而作是言唯願諸賢當
取此隨所用之當令我等長夜得義
饒益令婆羅門居士信樂為彼精進
沙門自以手牽將入己家隨所欲施
唯願諸賢當取此施隨所用之當令
我等長夜得義饒益彼時婆羅門居
士命終彼因彼緣身壞死生善處天
上生於彼已便作是念我等此樂無
過於是我等因向精進沙門有等見
故於是波旬為拘樓孫如来無所著
等正覺弟子供養恭敬承事礼事
便至拘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弟
子所彼時拘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
覺於無量百千衆在前圍遶而為説
法拘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遥見
弟子他所供養恭敬承事礼事從遠

而来見已告諸比丘汝諸比丘見不
此弊魔波旬向婆羅門居士說當供
養恭敬承事礼事恭敬彼精進沙門
少多恭敬承事礼事供養意若有異
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得其
便得其因緣汝諸比丘當於一切行
見無常住當見盡當見離當見滅當
見止當見止住處而令弊魔波旬求
其便索其因緣不得其便不得其因
緣彼波旬為拘樓孫如来無所著等
正覺弟子說如此言此一切行見無
常住見盡見離見滅見止住處彼弊
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不能得便
不得其因緣於是弊魔波旬便作是
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精進沙門便
不能得其因緣我寧可化作年少小
兒童男形像住他道邊手執大木當
用擊尊者毗樓首破令血流彼時拘
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依城村住
晨起著衣服持衣鉢欲詣城村乞食
及尊者毗樓隨從比丘於是弊魔在
他處化作年少小兒童男形像已在
他道邊手執大木用擊尊者毗樓首

令血流於是尊者毗樓被擊首破流
血隨從拘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
後於是拘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
至村巳以一切身力右旋顧視而視
不恐不怖不驚不懅而觀諸方拘樓
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見尊者毗樓
被擊首破血流從後而来見巳說言
此弊魔為非為無猒足復次波旬拘
樓孫如来無所著等正覺說言未竟
彼時弊魔即以其身墮大泥犂中彼
波旬在大泥犂中具有四事無樂六更
身現受痛鉤鎖鎖之謂彼地獄獄卒
便至弊魔所到巳作是言汝若此鎖
解者汝當知我在地獄中以滿百歲
在地獄中彼時魔波旬便恐怖身毛
皆竪尊者大目乾連即時說偈曰

去何止地獄　而令惡在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名阿鼻泥犁　而令惡止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鎖解則為百
在中受苦痛　在阿鼻泥犁　令惡止其中
若有不知者　比丘佛弟子　如是受此苦
當受黑之報　在於園觀中　及此地衆生
不種食秔米　當生北拘牢　極大須弥山

親近於解脫　自能分別者　身則行念持
彼山止泉中　常住於此刧　其形如金色
光明靡不照　作衆諸伎樂　是釋樂所遊
彼亦有二俱　在前而恭敬　若釋在前行
升此高堂上　見釋所從來　各各自娛樂
若見比丘來　還顧有羞恥　若有升堂上
則能問比丘　當知有此魔　愛盡得解脫
當為比丘記　聞說當如是　拘翼我知汝
愛盡得解脫　聞說智慧記　釋得歡喜樂
比丘多作行　當為更說此　若有升此堂
釋者能致問　云何名為堂　汝釋在其上
汝釋我當記　此名受報處　如是千世界
有此千世界　無有勝此堂　如此受報處
釋得自在遊　在中衆清明　化一能為百
在此報堂上　釋得自在遊　昇在此堂上
足指能動之　令天眼而觀　釋得自在遊
昇在鹿堂上　神足能動轉　甚深極覆藏
難動難可轉　彼有琉璃地　聖之所居處
滑澤極柔軟　所數極軟褥　言語亦柔軟
衆勝今天王　善能作伎樂　種種若干異
諸天來會聚　趣向須陁洹　無量諸千種
及百諸鄉術　至三十三天　說法為作眼
彼聞此法已　信樂則然可　我知有此法

則名曰仙人　謂至梵天上　能令諸梵問
彼梵有此見　所見亦如前　常見有常住
我當為梵記　仙人我此見　不見不如前
我常有常住　我見報相應　梵天身在前
我今當何說　我常計有常　謂能知此世
等覺之所說　若有有所習　所生受其報
火無有是念　我當燒愚人　火燒愚人已
隨行則被燒　如是汝波旬　近於此如来
久作斯惡行　受報亦當久　汝魔莫猒佛
及莫嬈比丘　以此比丘說　魔在鼻量國
鬼有憂慼念　目連所感動　恐怖極恐懼
忽然則不現

佛說魔嬈亂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梵